

來生於今日矣！

嚴訓侍者

唐，智正，定州安喜人。開皇十年，奉敕住勝光仁壽，復入終南至相寺，與淵法師為侶，二十八年不涉世諦。弟子智現者，伏承法教。正凡有著作，端坐思惟，現執紙筆立侍，隨出隨書。累載，初不賜坐。一日足疼心悶，不覺仆地。正呵責曰：「昔人翹足七日，汝今纔立，顛墜，心輕故也。」甚嚴如此。

贊曰：仆地而猶加呵責，不已甚乎？噫！古人忘軀為法，少室齊腰、程門三尺，未足為過也；今坐而論道，尚有厭倦者。師嚴道尊，敝也久矣！悲夫！

破壞酒器

唐，玄鑒，澤州高平人。性敦直，見非法，必面陳呵毀，不避強禦。數有繕造工匠繁多，或送酒者，輒止之曰：「吾所造必令如法，寧使罷工，無容飲酒。」時清化寺修營佛殿，州豪族孫義，致酒兩輿，鑒即破酒器，流溢地上。

義大怒，明將加惱，夜夢人以刀擬之。既悟，躬詣懺悔。

贊曰：今時之餉工役，非惟用酒，兼復飪腥；至於豎棟安樑，賽神宴客，且復赤丁垣之刀矣。天堂未就，地獄先成，豈虛言哉？司營繕者，當痛以為戒。

不面女人

唐，道琳，同州郃陽人，年三十五出家，入太白山深巖隱居。敕令住大興國寺；頃之，逃於梁山之陽。從生至終，儉約為務。以女人染之本，一生不親面，不為說法，不從受食，不令入房。臨終之際，有來問疾者，隔障潛知，遙止之，不令面對焉。

贊曰：律中亦許為女人說法，但不得見齒，不得多語；而此老絕不說法，似矯枉過正。然末法澆漓，不憂其不為女人說法也，惟憂其說法而成染耳。如此老者，良足為後進程式。